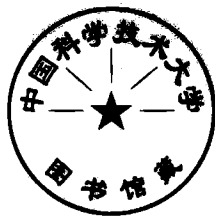


泥腿子也能学哲学

固镇县宋店公社瓦坊大队理论组
安徽师范大学政教系工农兵学员



安徽人民出版社



泥腿子也能学哲学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省合肥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2 $\frac{5}{8}$ 字数：55,000

1976年3月第1版

1976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2,000

统一书号：2102·24 定价：0.16元

毛主席语录

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

对我们的同志，应当进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教育，以便端正思想，善于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克服困难，少犯错误，做好工作，努力奋斗，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伟大强国，并且帮助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人民，完成我们应当担负的国际主义的伟大义务。

我们要求把辩证法逐步推广，要求大家逐步地学会使用辩证法这个科学方法。

FA12/04

毛主席语录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反过来为实践服务。

目 录

贫下中农学哲学 革命生产开红花

.....瓦坊大队党支部(1)

泥腿子也能学哲学

——哲学不神秘.....新庄生产队妇女副队长 魏振英(6)

从“水上飘”说起

——彻底批判唯心论的天命论.....老贫农 徐邦典(11)

贫下中农是俺的好老师

——实践出真知.....回乡知识青年 李广芝(16)

铁姑娘大战小林洼

——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大队妇女主任 徐善萍(20)

平板车往哪股道上拉

——透过现象看本质.....新庄生产队队长 王开运(25)

不是肥当家 而是人当家

——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物的关系

.....新庄生产队队长 徐从周(29)

“老龙窝”飞出了金凤凰

——人定胜天.....老贫农 吕平(32)

大伙为啥叫俺“打鸣鸡”

——学习一分为二观点的体会.....老贫农 徐善来(36)

这门亲事不该说

——批判“合二而一论”.....老贫农 黄学哲(41)

俺家矛盾多着呢!

——事事有矛盾，处处有矛盾 贫农社员 张济珍(45)

“出窑的砖”也能变

——外因促内因，后进变先进 贫农社员 曹新秀(48)

为啥白芋不下蛋?

——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 大队党支部副书记 徐秀兰(52)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必须学会全面地看问题 大队革委会主任 张学良(55)

养鸡与种田

——要注意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

..... 新庄生产队妇女队长 黄纪兰(58)

甘当革命的钢锥子

——坚持斗争的哲学

..... 上海下放知识青年
大队革委会副主任 吴 平(61)

亲不亲 阶级分

——坚持阶级分析的方法 贫农社员 曹长金(65)

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

——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老贫农 曹善贵(69)

我爱上了小猪娃

——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

..... 下乡知识青年 徐 惠(74)

贫下中农学哲学 革命生产开红花

瓦坊大队党支部

我们瓦坊大队位于淮北平原的浍河北岸。解放前，是个很穷的地方，在群众中流传着这样的民谣：“固镇大瓦坊，穷得不象样：穿衣难遮体，吃的菜和糠；财主逼租债，穷人去逃荒。”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广大农民被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压得喘不过气来，全村一百零八户，其中经常逃荒要饭的就有三十八户。

淮海战役炮声响，来了救星共产党。瓦坊人民斗倒地主翻了身。经过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经过伟大的四清运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日益深入人心，瓦坊的面貌逐步有所变化。经过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批判了他们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毛泽东思想为广大群众所掌握，毛主席革命路线更加深入人心，瓦坊大队干部、贫下中农和广大社员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农业生产也出现了一个新的飞跃，终于摘掉了多年来“口粮靠回销，伸手要贷款”的贫穷落后帽子。社员群众高兴地说：“瓦坊人民志如钢，亩产千斤过长江；多收粮食多贡献，党的恩情万年长！”

“地还是那块地，田还是那些田”，前后几年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变化？我们大队社员说得好：“贫下中农学哲学，革命生产开红花，人换思想地换貌，绘出瓦坊新图画！”

要问我们大队贫下中农是怎样开展学哲学，用哲学的群众运动的？这还要从头说起。

一九六六年，毛主席亲自发动了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瓦坊大队贫下中农热烈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向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发起了猛烈进攻，在群众性的大批判基础上，掀起了“农业学大寨”新高潮，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决心在种惯旱粮的土地上改种水稻，打个生产翻身仗。

这场耕作制度的革命一开始，就遇到因循守旧思想的干扰。有的说：“人的命，如钉钉，胡思乱想不中用。生就吃白芋干的命，想吃大米咋能行？！”有的说：“淮北要能种水稻，除非鸡毛能飞高。过去稻改失败了，现在别再瞎胡闹。”然而，所有这些干扰都没有阻挡住广大贫下中农坚持改种水稻的革命决心，大家说：“实践出真知，管不管，试试看。”这一年，我们在岗地上试种水稻三十亩，亩产达到五百多斤。实践教育了更多人，岗地改种水稻很快就推开了。

但是，旧的矛盾刚解决，新的矛盾又产生了。为了向生产的广度和深度进军，一九六九年春，大队党支部决定在低洼的湾地和半湾地改种水稻。这时，又有人顾虑重重，说湾地和半湾地是“漏风土，耗水快，改种水稻是瞎子打灯笼——白费蜡。”

湾地和半湾地到底能不能改种水稻？就在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的时候，党的九大发出了要“认真执行群众路线，坚持毛主席倡导的对社会情况进行调查研究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用一分为二的唯物辩证法，去分析矛盾，解决矛盾”的战斗号召。我们大队党支部响应这一伟大号召，很快办起了学习班，带领贫下中农学哲学，用哲学。可是，学哲

学过程中也存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一小撮阶级敌人散布流言蜚语，说什么：“斗大的字不识一升，还学哲学哩，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痴心妄想！”有的保守思想严重的人也说：“泥腿子学哲学好倒是好，就怕是高枝上有果没竿打——干着急！”显然，这是刘少奇、杨献珍之流散布的“哲学神秘论”的流毒在作怪，如果不及时揭露和批判，就不可能使学哲学的群众运动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于是，我们就以“庄稼人能不能学好用好哲学”为题，展开群众性的大辩论。

通过群众性的大辩论，狠批了刘少奇一伙散布的“哲学神秘论”、“群众落后论”。大家认识到，瓦坊改种水稻的成功，就是坚持了实践第一的观点，一分为二的观点，就是不自觉地学了哲学，用了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哲学。毛主席的哲学著作是为无产阶级和贫下中农写的，我们成年累月战斗在三大革命第一线，经常遇到与哲学有关的问题，一定能学得懂，用得好。就这样，一个学哲学用哲学的群众运动很快在全大队展开了，“上自七十三，下至红小兵。”学习哲学的学习班和政治夜校普遍出现，一批以贫下中农为骨干的学哲学的理论辅导员迅速成长。

“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一九六六年，我们不自觉地学习和运用了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改种水稻获得成功。一九六九年，我们又把哲学看成是明白学，自觉主动地学习它、运用它。在湾地和半湾地改种水稻的过程中，既看到这种土地改种水稻不利的一面，又看到这种不利条件是能够改变的，彻底批判了见物不见人的错误观点，发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调动了一切积极因素，终于改造了漏风土，取得了大面积改种水稻的

丰收。

革命实践证明：“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①哲学大普及，带来了人们思想的大解放，人们赛革命、赛团结、赛进步，继续革命的觉悟大大提高，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瓦坊的英雄人物、模范事迹层出不穷。灿烂的思想政治之花，必然结出丰硕的经济之果。人们思想的大解放，促进了革命生产的飞跃发展。从一九六九年以来，我们大队大抓农田基本建设，兴修农田水利，实行科学种田。同时，近几年来，我们共购置了各种拖拉机八部，电动机十二部，磨粉机、碾米机、榨油机等十一部。粮食产量逐年提高，文化大革命前全大队平均亩产只有一百六十多斤，到一九七〇年平均亩产超过了《纲要》，一九七二年又跨过了“长江”，一九七三年平均亩产超过千斤。粮食产量增加了，对国家的贡献也大了，仅一九七三年，就向国家交售粮食三十四万斤，超额完成了征购任务。随着生产的发展，社员群众的生活也越来越好。

毛主席说：“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深刻阐述，指出了当前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极端重要性，进一步擦亮了我们的眼睛，使我们认识到社会主义社会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因此，一定要坚持批判资本主义倾向，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切实做好教育和改造小生产者的工作，加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在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理论的指引下，我们大队的干部更加自觉地抓紧了党的基本路线教

育，在工作中时刻注意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毛泽东思想领先的原则，带头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并在实际行动中注意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从而进一步密切了干群关系，更好地调动起广大社员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社员们深有感触地说：“现在新瓦坊，面貌大变样：干群读马列，思想大解放；爱国爱集体，大步向前方。家家电灯亮，户户喇叭响，吃穿有保障，人人喜洋洋！”为什么瓦坊变化这样大呢？就是因为贫下中农、干部和广大社员在学大寨运动中坚持刻苦学习了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思想路线对头了，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更坚决，就会自觉地把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注：①毛主席：《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

泥腿子也能学哲学

——哲学不神秘

新庄生产队妇女副队长 魏振英

近几年来，俺在毛主席光辉哲学思想的哺育下，连年被评为劳动模范，多次出席省学习毛主席哲学思想经验交流会。最近，又参加了大队组织的批判孔孟小黑书《女儿经》小分队，这些，对俺教育很深。

过去，俺是个婆婆妈妈的家庭妇女，天不亮就起床，一二更天还在忙。忙啥呢？缝缝补补，洗洗浆浆，孩子哭了，哄哄抱抱，还要照料小园子，一点空闲也没有。繁重的家务劳动，拖住了俺的后腿，队里开会干活，都没法参加，外头天塌的大事，俺也不知道，真象有耳朵的聋子、睁眼睛的瞎子，更不要谈去学哲学了。日子一久，队里的干部就当没俺这个人一样，工分本上也没有俺的名字。

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摧毁了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广大群众的路线斗争觉悟普遍提高。一九六九年春，大队成立了革委会，领导群众学习毛主席哲学著作。当时俺认为哲学是有文化的人学的，象俺这样的娘们能学出啥名堂？！因此，开头没参加；但俺队贫下中农，在学习组长小黄的带领下，学哲学的情绪很高，他们还用毛主席的“一分为二”的哲学思想对俺进行了全面分析，认为俺虽然孩子多，

家务重，年纪大，不识字，是不利条件；但俺在旧社会，受苦深，出身好，对旧社会无比憎恨，对新社会无限热爱，这是有利条件。因此，决定动员俺参加学习班。一天晚上，小黄拿着毛主席著作来到俺家，俺知道她的来意，就抢先说：

“俺家务事这么多，从早到晚忙不停，确实没有时间参加学习。再说俺不识字，学不懂，学它干啥呀？”小黄向俺解释说：“毛主席的书，是为俺贫下中农写的，学得懂，用得上，咱们不学，谁学？！在旧社会别说学习，连想也不敢想啊！”

听了小黄提起旧社会，就引起了俺一段痛苦的回忆：在万恶的旧社会，有一年的寒冬腊月，狗地主到俺家催租讨债，逼得俺全家逃荒要饭到江南的泾县。心想，江南要饭总比淮北强些。谁知天下乌鸦一般黑，地主老财一样狠。泾县城里的地主，根本不同情俺穷人，全家老小在冰天雪地里走投无路，为了求生就把十多岁的小姑卖给了泾县城里一个姓张的大地主。这个地主迫害俺姑姑，不到两年时间，就把姑姑活活地逼死了。这个狗地主还不罢休，带着两个狗腿子窜到俺家，逼着俺奶奶要赔偿他七十元钱。想到这里，俺恨透了狗地主，恨透了暗无天日的旧社会。小黄看出俺的心思，进一步说：

“你的困难俺知道，离不开家，就把学习班搬到你家来办吧。”就这样，俺开始参加哲学学习班了。

刚进学习班那阵子，还闹了一个大笑话哩！辅导员小王向俺提了一个问题，他说：“魏振英，你说说，咱们种田为的啥？”俺说：“为了个嘴呗！”轰的一声，大家笑开了。俺说：“你们笑啥，俺是大老粗，不识字。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心发慌。种地干活，不是为嘴还能为了腿？”大家笑得更凶了，弄得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小王说：“大家不要笑了，这种田为革命、为了共同富裕的道理，通过学习她

会知道的。”

不几天，俺参加学习班的消息传遍了全庄，贫下中农都很高兴。但俺庄的一个地主婆子，有天晚上鬼头鬼脑跑到俺家，装着关心的样子说：“大妹子，听说你也参加学哲学的什么班啦！俺看，泥腿子学哲学，简直是黄狗子爬树！”接着，她又神秘地放低了声调说：“象俺们这些老太婆学哲学，东边耳朵进，西边耳朵出，能学个啥！这哲学呀，是有学问的人学的。没听讲泥腿子还能学什么哲学，你就别跟着胡闹了。”俺听了地主婆这番话，肺都气炸了。心想，在旧社会你家喝俺们穷人的血，现在却大妹子长，大妹子短，肯定没安好心，俺就没有理睬她。但当时对地主婆子说这番话的用意，俺还不大清楚。后来学了一分为二的观点，才知道“万事万物有矛盾，矛盾性质要分清，地富反坏是敌人，俺们对它要专政”。原来那地主婆子怕俺学了哲学，认清她的地主阶级的本质，识破她的罪恶目的，是为了宣扬“合二而一”，搞阶级调和，模糊俺贫下中农的阶级观点，破坏无产阶级对地主资产阶级的专政。

参加学习班，学了辩证法，俺明白了种田为革命的道理，决心冲出家庭小圈子，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为革命使出自己应尽的力量。俺开始参加劳动的一段时间里，俺和孩子、家务事产生了矛盾，俺下湖干活，孩子拖腿不让走，晚上学习孩子闹，家务事没空做。开头俺不知道这就是矛盾。只觉得乱得没法管。组长知道了，在学习班上学习《矛盾论》时，就联系俺家的事进行讨论，才知道俺和孩子、家务事产生了矛盾。毛主席说：“**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必定有一个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①那么，俺家矛盾的主要方面是谁呢？在俺小孩爸的帮助下，找到了俺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孩子、家务事都是矛盾的次要方面。俺就说服大孩子带小孩子，孩子他爸也主动分担些家务事，解决了家庭矛盾。从此，俺尝到了学哲学的甜头，觉得泥腿子也能学懂哲学。

打那以后，俺就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学习时不迟到，小组讨论带头发言。俺不识字就请人教，做饭拉风箱嘴里叨咕着，下湖干活心里也在琢磨。通过学习，俺明白了许多哲学道理，知道俺在旧社会逃荒要饭受的苦，是由于反动阶级压迫和剥削的结果，决不是象孔老二说的，“生死由命，富贵在天”。通过学习，俺参加了贫下中农理论队伍，到合肥、蚌埠等不少地方进行革命大批判，宣传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在旧社会，不仅没有俺发言的地方，就是想活下去的权利也没有。想想过去，看看现在，对自己也是很好的教育。

毛主席教导的“一分为二”，就是叫俺不管看什么问题都要从两方面看。就拿俺来说吧，从前总认为自己没能力，这就不是一分为二。其实，能力的大小也是对立的统一，是可以转化的。比如种地干活，有整劳力、半劳力、强劳力、弱劳力，这个整、半、强、弱，就是对立的统一。强和弱，都不是绝对不变的，而是发展变化的。俺们妇女扛包抬土不如男同志，可是拾豆子、摘棉花、栽秧、割麦等活，男同志就不如妇女；干重活，一个小伙子能顶几个老年人，但技术活，老年人就比青年人强。现在十几岁的小孩子，是弱劳力，过几年就变成强劳力；现在是强劳力，岁数大了，就转化为弱劳力。所以，在日常生活中，充满着哲学道理，没学哲学以前，俺就不大清楚。

毛主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

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②俺学了哲学道理，就一个劲地照着去干。比如，俺这地方，祖祖辈辈种旱粮，开始改种水稻那阵子，下水田不仅俺妇女，连男同志也不习惯，俺就带头下水田干活，并动员说服一些妇女下水田。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终于习惯了水田的农活，一些男同志赞扬说：“旱老虎，下水田，古往今来是新鲜。”过去，大伙儿当没俺这个人；现在，俺在队里，无论学习、开会、干活，俺都带头参加。贫下中农见俺思想进步快，还选俺参加队里的领导班子，并给俺编了一个顺口溜：“出工走前头，干活抢在前，下工走在后，学习肯带头。泥腿子也能学哲学，根本不神秘。”

注：①毛主席：《矛盾论》

②毛主席：《实践论》

从“水上飘”说起

——彻底批判唯心论的天命论

老贫农 徐邦典

俺在旧社会念过一年半私塾，能背诵《论语》、《孟子》，受孔老二的反动思想影响较深，特别是反动的“天命论”，对俺毒害最深。解放十多年来，俺对“生辰八字”、“祖坟龙脉”那一套还信，这说明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是不会轻易地从人们的头脑里退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的群众运动，象久旱后的一场暴风雨，冲刷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大破了“四旧”，大批了孔孟的“天命论”，使俺贫下中农在精神上又得到一次大解放。现在，俺已从“天命论”的俘虏者变成“天命论”的批判者。这个思想的上飞跃，完全归功于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

没落奴隶主阶级的代言人孔老二，说他五十岁的时候就懂得了“天命”，并要人在祭神的时候把神当作真实存在的。解放前，俺庄有个巫婆，也大讲天上有什么“神”，地上有什么“仙”，说得活灵活现。有一次，她替人家“看病”，先是装腔作势地打几个呵欠，接着搓搓手，揉揉眼，一会哭，一会笑，象发疟疾似地地下起神来，吓得病人全家跪下叩头，然后，她扯开嗓门唱道：“水上飘啊，水上飘，你为啥把俺